

詩心與直覺齊飛

楊柏林

文、圖／鄭芳和



▲ 正畫著草圖的楊柏林。

夕陽穿著高壓電塔的風衣
遠遠的，對著三根臺灣神木
像三太子在白虎背上跳舞
黑暗依舊張開天一樣的嘴巴
我徜徉滿佈蕨類植被的森林裡
如同一顆害羞的星球

—楊柏林詩〈蕨知〉節錄

他，一顆害羞的星球，把巢穴砌築在野蕨蔓生的森林裡，日日與山精水靈對話，他不向水泥叢林乞討綠光，把自己恢復做為一個人的尊嚴，與天光雲影共徘徊，與綠竹野樹相親愛，與山蘇、鹿角蕨共攀爬，聽鳥鳴、蛙鼓、蟬嘶，與狂風暴雨嬉哈。他似乎在大自然裡感受到萬物有靈的靈氣與氛圍，身體裡進駐悸動的靈魂，夢幻神奇的森林家屋，不

是彈指間滄海化為桑田，而是他細細雕鑿，花費 20 年精心打造，洋溢著詩情禪意，值得他用一生的信仰守護它。這是詩人、畫家、雕塑家楊柏林掛單的居所。他害羞，猶如時常受精懷孕的母親，不斷創造生命，終了，繁衍成一顆具有生命的星球，滿溢著藝術能量。

一片廢墟如嬰兒般重新呼吸

他的心中必然保留一塊神聖的土地，只等適當的時機與它相遇，就在那片野貓、野狗與山蛇共處的臺北外雙溪一處文明的廢墟裡，他與生命的夢土相遇。

楊柏林說：「土地以廢墟的形式在等我！」因而他並不嫌棄廢墟，反而從土壤的腐植味中嗅聞到一股草香，他誓願要讓廢墟如嬰兒般重新呼吸起來。那間以巨大的鋼骨為結構，玻璃帷幕為立面的家屋兼工作室，已遠遠超越他原先的預期，他已經淨化了原本的殘敗朽毀，燦然成就了一座不染塵垢的人間仙境。在這裡，他有時長髮披肩，躲在樹穴裡，毒蛇、螢火蟲長相左右，老鷹以空中行走的空行母身姿撒下祝福，庇護著這塊土地。

一向愛天馬行空編織夢想的楊柏林，不禁讚嘆著自己的能耐，他說：「我一生似乎都要為自己創造新的空間、生活藝術、文化的美學場域，勞心勞力一輩子，去成就一件可以傳世的作品。」原來他是以藝



▲ 棲息於森林中的楊柏林工作室蕨知苑。

術護持品味的人。

「我要創造自己的傳奇！」楊柏林徐徐地吐出心中的秘語。在他的生命裡必有一種吶喊，渴望在山林裡一如在海邊裸身奔跑，躍入未知的山水涯。他的傳奇秘密就完全藏在這一座隱在山坡裡的靈魂居所—蕨知苑。

森林裡站立一件空間裝置藝術

「蕨知」，「覺知」，他的隱逸哲學，肆無忌憚地穿梭在他的家屋，每一個空間轉折的縐褶裡。在這偌大的場域裡，有中庭、有山門、有雕塑陳列室、有宋代大佛的骨董收藏室、有主臥室、有書房、有工作室、有畫室、有 Villa、有小美術館，甚至還有無邊無際的大水池，水面上浮現著〈生命〉、〈美麗家園〉兩件不銹鋼雕塑，似乎象徵著他所打造的這件大型巨作，是生活與藝術的無縫接軌，也是盈滿生命能



▲ 接引天空的大水池佇立生命、美麗家園兩件雕塑（不鏽鋼）。

量的美麗家園。這池水宛如山中湖，是一顆靈珠，映現著主人的靈犀慧心。而空間與空間之間的吸吐節奏，含藏著他的理性設計與感性美感，有的擺放現代藝術品，有的是非洲木雕，或中國石雕佛像，或東南亞木雕等等。這番審美情趣來自他豐厚的人文素養與對自然環境的平衡。他說：「我創造一個空間是裝置藝術，從空間配置上可以對應外面的宇宙。」楊柏林以 20 世紀西方現代建築的極簡原則，以玻璃、鋼鐵為主結構，再揉和中國庭園藝術的「借景」，以順應自然的態度，接引屋外的自然景緻，創造出全然與自然無隔，與自然親密擁抱的居所。

喜歡自然的他，在玻璃與鋼架冰冷的文明產物外，又畫龍點睛地在屋內的瓦門之後立起兩根千年臺灣檜木，與一根臺灣肖楠木，有如哲人老僧，如如不動，靜止在天地自然裡，成為一道莊嚴又溫暖的風

景。奇特的是，家屋內卻見一棵老蓮霧樹與另一棵玉蘭花樹，由地下室穿越玻璃屋直上一樓，穿梭自如，足見主人疼惜自然草木的悲憫之心。尤其那片如鏡的池水出人意表的配置，不僅深化了空間構造，且與對山的故宮博物院遙相呼應。這種透過五官讓人在當中體驗空間的場域，喚起人與自然的對話，令人親身感受自然與藝術、建築融為一體，如此豐富多變的空間體驗，讓來自日本的設計師團紀彥不禁讚嘆楊柏林創造了一件「空間裝置藝術」。

由荒蔓廢屋，到楊柏林植根於土地、植物與藝術及收藏，隱在密樹濃蔭裡的空間裝置藝術，既是與日月星辰同在的美學場域，也是他靈魂的棲息所在。他的創作思維汲自於此，同時他的藝術也反饋於此，他生生不息的創作活力，其實是源自他這座吸引天地精華的居所。

最關鍵的那座水池，汪洋無際如大海，

四季的嬗變，四時的變化，全映照在水面上，時而是煙波浩渺的氤氳，時而是萬里長空的無染，而水面卻也輕灑著一層無以言說的鄉愁，那是楊柏林生命中與水不可解的因緣。他的藝術也許是一部水經，他的雕塑中抽象而有機的造形，彎曲有致的線性之美，總是如水之柔波盪漾在形式與材質上，觸及詩的意象，那旋轉韻律的開口，那轉折的振幅之間，或許藏匿著楊柏林生命最原始的脈膊。

星星、白米飛撞出藝術的原始莽動

民國 43 年出生的楊柏林，他生命裡最初始的胎動，就來自他的原鄉雲林縣口湖鄉金湖村。在那個最貧瘠的西岸海邊漁村，海的洶湧，浪花的翻滾，水域的浩瀚，孕育了楊柏林原始莽動的能量，海永遠在他體內騷動。

從襁褓開始，他就沒被富足的糧食餵飽過，只因捕魚的父親常窮到三餐不繼，飢餓已是他的常態，而他卻常常坐在破舊家屋的門檻上，等待父親豐收歸來。

小魚、花生、豆腐乳是他匱乏的菜單，有時他餓得發慌，便在鄰居的牛棚裡找甘蔗尾吃，長大後他還常常夢見自己穿過森林，採摘野菜充飢，那揮之不去的夢魘如幻似真，噬咬著他的記憶不放。而他記憶庫裡最慘痛又刻骨的烙印，是他 10 歲時，

母親穿著新衣，化著濃妝，由臺北返鄉，煮了一鍋香噴噴的白米粥，飢腸轆轆的他，一口氣盛了好幾碗粥在長板凳上，一字排開放著涼，「死囤仔咧！你這個大心肝的，一個人專吃七、八碗！」盛怒的父親一個大掌把所有的飯菜揮出餐桌之外，一碗碗的粥剎時飛落在大茅草三合院中庭裡，他嚇得跪地求饒，仍挨了一頓扁擔，他驚恐的眼睛忽而瞥見滿天的星斗，灑落在黑土地的白米上，顆顆晶亮，星星、白米從此激發他渴望當藝術家的美夢。

血染大海，串串牡蠣孕生藝術夢

傳奇一開始總是素樸美麗，又血腥暴力。

楊柏林的藝術細胞打從他入小學第一天就初露端倪。那天放學後，他就用一根牙籤把自己的名字「象」，刻在院子的地上，滿院爬滿大象、小象的象形文字，有如地景藝術。他沒有玩具，就自己用大柴刀削木頭做陀螺，有時他取走姊姊裁縫車上的木頭線軸，做汽車、火車，有時撿來鐵絲，纏纏繞繞做三輪車，他順手撿來的小玩意，驚呆了許多玩伴，而在學校的勞作課上他總是拿到上好的成績。

可是他並不專心於上課，有時他逃學去看布袋戲，或黯夜在古廟裡聽乩童說法，有時他在老榕樹下和玩伴打鬥，或爬在木麻黃樹上，高聲歌唱，有時他在烈日下的

田裡拾穗，或在池塘裡戲耍。他喜歡大自然甚於學校，因為在學校他常常被年紀較大的同學霸凌，不為別的，只因他的名字「楊象」（原名），從小他不知出過多少洋相而被飽以老拳，不知不覺走入自閉的幽谷。

而在他的純真歲月裡，寄放在他記憶的心田，隱隱作痛的一段故事，是他 11 歲左右，每每在颱風過後，便與母親趕一段很長的路，來到外海的沙丘，把被颱風吹倒、埋入沙裡的牡蠣柱，全數移防到接近潮水的新據點，赤手、赤腳的他常被牡蠣尖刺的銳角割破手腳，血湧入大海，與黃昏的落日連成一片血海。一雙染血的手，更堅定他要當藝術家的決心。

40 餘年後，楊柏林在北美館展出的〈再生〉裝置藝術，幾十根長達 401 公分的竹子，佇立在牡蠣殼沙灘上，並散置著幾塊殘破的泥土石塊，竹子下半身綁著候選人的競選旗幟，紅紅綠綠的色彩，恍如沾染著他的鮮血，也如牡蠣柱上的貝類微生物。透過牡蠣殼、竹子、泥土塊、旗幟，一種神祕的召引，把他由中年走向童年的根源，血的傷痛化為美的饗宴，一一再生。

此外〈甲骨文如是說〉（民國 78 年）狀如火山岩的青銅器橫躺，似文字又非文字，卻有著大自然潮汐聚散的呼吸節奏，〈天長地久〉天地系列（民國 78 年），435 公分高的青銅柱，凹凸有致的陰陽空間，

既召喚出他童年象形文字的書寫記憶，也雜揉著童年那片插枝的牡蠣柱意象，化為高聳雲天，精神信仰的圖騰柱。

17 歲得獎，憂鬱崩潰

童年即便是啃著蕃薯籤、喝著西北風，但是他與大自然朝夕與共，肌膚相親，繾綣的深情一一化為他日後創作的活水。

叛逆、警扭的時期終於結束，國小畢業，楊柏林讀了半年的書塾，13 歲北上，他生命的奮戰才正開始！4 歲就立志要當藝術家的楊象，根本不知藝術為何物，10 歲又再度堅定當藝術家的雄心壯志，約 11 歲獲得全鄉繪畫比賽第一名。為了圓一個藝術家的夢，他離鄉背井，隻身北上求生，只是他只有小學畢業，卻要在人生地不熟的臺北都會，赤手空拳打天下，闖出藝術的名號，似乎是天方夜譚？

楊象先在塑膠工廠當修模具成品的工人，再到印刷廠當檢字工人，再轉到重慶南路書店當實習生，後來也在文具店送貨。在書店街的青澀歲月裡，他看了不少翻譯的世界名著，起初是安徒生 (Christian Andersen) 童話，之後是赫塞 (Hermann Hesse) 的《鄉愁 (Peter Camenzind)》或波特萊爾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的《惡之華 (Les Fleurs du mal)》等等，奠定他日後與詩、散文結下不解之緣。他仍沒忘記要當藝術家的夢想，他常在中央圖



▲ 以颱風旋轉的力量暗喻生命形成的孕系列 (青銅)。

書供應社翻閱《Time》或《Life》等雜誌，就照著封面人物描摹一番，引來許多北一女同學觀看，更堅定他的繪畫信心，愈畫愈起勁。下班後他索性在青年服務社學習素描，學了三個月，薪水告罄，老師看他可造之材，留下他當小助手，學了一年，17 歲那年，年紀輕輕的他，竟以一幅水彩的〈自畫像〉獲得第 28 屆全省美展水彩類第三名（民國 61 年）。當時第一名為蕭如松—臺灣前輩畫家，從此楊象改名楊柏林，掃除了從小被欺負的自卑感。

早露聲華的楊柏林，脫胎換骨之際，心緒卻陷入可怖的泥淖，他急於尋找自己的風格，渴望出頭天，以為自己已是浴火的鳳凰，卻讓自己背負過重的壓力，找不到抒發的出口。19 歲憂鬱的他終至回鄉休養。他在崩潰的邊緣，聽聞女友懷孕，不知是喜是懼？而國防部卻急急召他入伍。

在馬祖的軍中歲月，楊柏林不忘每天晚上在碉堡裡面對一盞燭火，把熱衷當藝術家的愛恨情仇，痛快地在書寫中抒發，他釋放情感，療傷自己，心卻常從現實裡遊走出去，他不知他孤獨成癖的個性，早已被長官視為異類，他只能驚心度日，時時待命，接受處罰。在當兵的不太平日子裡，他寫完三本日記，磨出寫作的本事，也為自己的生命戰場，刻寫出當下的壯麗紀錄。

在有墳塋味的工作室，雕塑觀音

揮別軍旅生活，楊柏林不曾片刻忘記他的藝術夢，為了謀生，他在一家店畫了三個月的外銷畫，之後卻誤打誤撞想買翻製的石膏像，意外成為另一家店主人的浮雕助手，做了一年他有好幾個月領不到薪水，他又離職了。他進而大膽地在一家雕塑公司應徵做頭像，當時他根本沒做過立體頭像，等他摸清楚做頭像的訣竅後，他不甘心一直做重覆的事，他又求去了，畢竟離他自己所認定的藝術家仍有一段遙遠的距離。赫塞 (Hermann Hesse) 在《德米安：徬徨少年時 (Demian: Die Geschichte von Emil Sinclairs Jugend)》書中的一段話「一隻鳥出生前，蛋就是牠的整個世界，牠得先毀壞了那個世界，才能成為一隻鳥。」，想要成為藝術家的楊柏林，還未誕生。但冥冥之中命運卻安排

他走上雕塑之路。

當大多數同齡的孩子埋首於學校的考試，楊柏林從小不得不面對殘酷的現實生活，10幾歲的孩子就得在社會的醬缸中翻滾，在生活的鞭笞下前行。

80年代中期楊柏林的工作室在八里觀音山一座由觀音石砌成的茶廠老農舍，他的左鄰右舍與日俱增，卻一片死寂，他就在这片散發墳塋氣味的詭異世界裡，為凌雲禪寺潛心製作42尺高的千手觀音青銅佛像（民國75年），魔鬼與神明的兩極力量，都具足在他的肉身上。在凌雲禪寺他除了塑佛，也為寺院做泥塑人物或環境工程美化，並隨同玄定法師參訪印度、西藏、敦煌或日本四國等佛教勝地及中國四大佛教名山，他濃眉大眼，粗獷壯碩，儼如一尊活生生的怒目金剛，「我是師父的金剛護法」，但這位護法，入寺院除了禮佛外，不打坐，不唸經，只唸自己心中的「心經」，更常常因為貪看金剛寶塔等宗教建築，而耽誤了眾人的行程。不過師父十分欣賞他，只因他總是寡言，默默地做事，他就如此為佛寺工作了十年。

他的藝術生命是做中學，他說：「我要先去做，不是用空想，我先做，想像就一直出來。」在這裡他與泥土更親密，更真實地探觸到泥土的可塑性。他常運用不同濕度的泥土捏塑天地間的生命，泥土誘惑著他動手創作，只因他從小就在泥土中



▲ 楊柏林凝視自己的抽象畫，彷彿重返家鄉的潮汐。

戲耍，所以玩起泥土得手應手。日後每當人家對他的雕塑稱讚有加，問起他從哪裡學成歸國，他都毫不靦腆地回答：「八里！」許多建築巨子或收藏家都點點頭：「嗯，巴黎！」眼神裡更不斷按讚，只有小學畢業，土生土長的他，其實比起巴黎留學歸國的藝術家，依然毫不遜色。

民國74年楊柏林首次作展「孕」系列，在春之藝廊舉行。例如〈溯〉（民國73年）是抽象渾圓又鏤空的有機造型，有如胎兒在母體中的孕育一般，〈十月〉（民國72年）是一位懷孕母親向後伸坐，腹部與臀部有著誇張式的圓碩感，尚有許多變臉的頭像，如〈思緒國國王〉（民國74年）扭曲的眼、鼻、嘴如揉縐的舊報紙，更像是沈思中的他自己的嘴臉。現階段的雕塑游離在具象與抽象之間，如〈長椅〉，拉長的瘦細人身，呼應著傑克梅第。〈孕〉

是他對懷孕妻子的感同身受，同時也是他作品孕生的過程，雖然孕育生命的過程極美，但孩子呱呱落地後，他的重擔更大，他視他們為妨礙他成為藝術家的殺手。他的內心正在藝術家與父親的角色之間掙扎不已。

靈魂的飢餓烙印，誕生藝術

而童年那種飢不擇食的飢餓感，卻在長大後他的作品中發酵。〈天食裝置〉（民國77年），他以16個本土鐵鍋的現成物，組成外圍鍋面12個朝上，內圍4個朝下的方形圍場，童年他無時無刻渴望鍋中的美食，即使只是小魚，仍是十分可口，真正挨餓過的人，才懂得享受上天賜予的鍋中味，盤中，也才會化身體的痛感為視覺的美感，那是一個靈魂的飢餓烙印。他以歐美60年代中期之後的極簡藝術的數學排列組合的裝置，卻又有正反的陰陽變化而非單一的幾何排列，形式與內容兼備，在極簡藝術上有著超脫的况味。

〈天食裝置〉為北美館典藏後，楊柏林快馬加鞭，翌年（民國78年）在北美館舉行「天地系列」個展，許多青青綠綠的圖騰柱佇立於北美館，凹凸凸凸伸向天空的圖騰柱似乎演繹著某種「敬天地，泣鬼神」的神祕儀式。根根立柱，正看，側看，都是點、線、面的抽象藝術，似已暗喻他未來藝術的走向。

飛行的種子，飛越心靈的自由

「天地系列」以一柱擎天的陽剛立柱，轉化先前「孕系列」的陰柔婉曲，而民國88年的「飛行種子」已預告楊柏林雕塑造型的熟成風貌。楊柏林說：「小時候常常愛做飛翔的夢，因此天空一定是我心靈自由的家鄉。」

20世紀最偉大的雕塑家之一布朗庫西（Constantin Brancusi），曾說過：「我一直在尋找飛翔的本質。」，他的〈太空之鳥（Birds in the space）〉（西元1919年），將鳥形去蕪存菁，僅呈現一個弧形之美的簡潔，他說：「所謂的真實不是事物



▲ 楊柏林〈思緒國國王〉（青銅）。

的外型，而是事物的本質。」。

此外〈沈睡的謬思 (la muse endormie)〉(西元 1909 年) 將人臉化約為蛋形，形式極端簡化、單純化。他對 20 世紀雕塑的影響極大。布朗庫西將有機的形式，減縮成精髓，影響到亨利摩爾 (Henry Spencer Moore)，更影響到許多臺灣的現代雕塑家，楊柏林在意象上多少遙接著布朗庫西與亨利摩爾的雕塑。例如〈飛行的種子〉(民國 85 年)，如球莖又似蛤蠣，向上飛鷄的圓曲線，緊密相連的轉折，構成三度空間的圓潤感。而〈跨世紀飛行〉(民國 88 年)，小而美的雕塑輕盈的兩片弧形花瓣宛如荷花綻放開，夾出圓形的小花蕊，又如大鵬展翅，簡約，優雅的形，十分靈動。

公共藝術第一名是我的文憑

跨世紀之後，楊柏林終於迎來他藝術的春天，且一季又一季，許是時勢造英雄，民國 81 年「文化藝術獎助條例」公布，明訂：「公有建築物所有人，應設置藝術品，美化建築物與環境，且價值不得少於該建築造價的百分之一。」於是藝術由殿堂走入民間，介入生活空間，豐富都市景觀。楊柏林這匹黑馬，磨刀霍霍，策馬入林在公共藝術的領域上，開疆闢土，馳騁自如。自從民國 89 年獲「九二一地震紀念碑」競圖比賽第一名後，他氣勢如虹，連得十幾

次公共藝術徵選雕塑第一名。第一名意味著什麼？楊柏林說：「這就是我的特殊文憑。」

楊柏林從出洋相被毆打，沒被打垮，到餓得發慌，沒被餓死，13 歲就離鄉自己討生活，他已鍛練了強悍的生命意志。當許多藝術家參加了幾次公共藝術徵選之後都避之唯恐不及，唯獨他樂於征戰，屢敗屢戰，把做公共藝術當成是對自己的磨練，他參加了一、二百次，從入選到前三名再奮戰到第一名。他的優勢在於，一來他沒什麼文憑，不怕落選；二來他身段柔軟，願意接納評審委員的意見，甚至百般批評，一再修改；三來他人高馬大，耐勞耐操耐磨，有旺盛的鬥志與生命力。

公共藝術果真為他迎來生命的春風雨露。如今他的公共藝術及景觀設計作品散置臺灣各地，如華山藝術特區、臺大醫院、高雄美術館園區、北投垃圾焚化爐、嘉義大學、文化大學、政治大學、東華大學、中國科技大學、醒吾科技大學、新竹工業園區、板橋火車站、民航局、衛福部、嘉義縣政府等等公部門建築及許多民間豪宅等等建築大樓，又旁及上海、杭州、南京、澳門等地，創作的果實纍纍，令人刮目相看。

圓弧如波浪的線性特質，一直是楊柏林立體作品的風格，例如青銅的〈島嶼系列〉(民國 89 年) 位在華山藝術特區，像

是中央山脈高低起伏的山形蜿蜒的稜線或是曲折變化的海岸線，貼地的親切延展，既可坐臥也可觀賞，三件一組有如臺灣的大小島嶼。或〈銀色海岸〉(民國 99 年) 不鏽鋼材質如鏡面折射出四周飄移的夢幻景致，深具魔幻力。楊柏林說：「我出生臺灣，我為什麼不能做出與臺灣島嶼，與這塊土地有關的作品？」，於是他

挑戰水上作品，〈從土地出發〉(民國 92 年)，浮游水上的不鏽鋼圓弧體，就如臺灣島懸浮於海上，在波光粼粼的湖面，發出藍光，圓潤而有機，純淨而光滑，不鏽鋼的重力，化為繞指柔的輕盈。夜晚時，該作品閃爍著星光如一顆星球，若無水面下三個平衡器的支點固定，恐將隨波逐流。「我的技術比一個學院畢業的還多！」，的確，在高雄美術館五十多組國際藝術團隊競逐的公共藝術獎，楊柏林竟然獲得第一名，令人不可思議。但更不可思議的是他的發想來自他勘景時，忽然瞥見一個小孩跑過湖面，他直覺那是他童年時的背影，他的靈光乍現，一個創作的形象出現了，完全來自內心的感應，而非腦力激盪的設計。

〈日出東方〉(民國 93 年) 半圓弧如拋物線的黃銅，錯錯落落，長長短短圍出一個鏤空的半圓形，猶如曙光乍現。楊柏



▲ 楊柏林靜觀自己的新作 壓克力抽象畫。

林把童年赤腳踩著石頭，眺望晨曦中的玉山的意象，化為立體造型。〈火焰之舞〉(民國 93 年)，如火舌往上竄升的躍動，又如女人的婀娜多姿，有機的鏤空形體組成一串的立體火舞。以黃銅的暖色調象徵火的溫度，線條的律動充滿激情，如梵谷〈星夜〉中的柏樹，是為臺北北投焚化爐而作的公共藝術。

楊柏林早年向上伸展的圖騰柱，在 20 多年後化為以鋁合金為材質，雷射切割後再一根根拼裝而成的〈大轉變〉(民國 105 年)、〈大跨距〉(民國 105 年)，在精確的尺度裡呈現有機的流動，造形簡練凝斂，弧度如繞著軸心旋轉。又有竹子拼組成的〈轉娛〉或〈人之初〉、〈非想非非想天〉等民國 100 年作品，或胡桃木的〈大轉變〉(民國 101 年)，靜中寓動，自成旋律之美。在材質上，楊柏林的雕塑有青銅、FRP(Fiber-reinforced plastic)、不鏽鋼或

石頭、木材、鋁合金等等，由草圖構思到小模型、或放大的完成作品，他總是以探索的遊戲心玩出自己的異想世界。

找回內在的小孩，召喚楊象出場

在雕塑界已為自己劈出一片天的楊柏林，一直想找回孩童時那個熱愛繪畫的「楊象」，像是被遺棄許久的內在小孩，可以自己做自己，不再周旋於評審、業主之間的那種純粹作畫的樂趣與感覺。

睽違 40 年後，民國 101 年的「來去系列」由大排筆刷出的水平線如地平線般延伸，行行復行行，規律的筆線中有著光影的軌跡，汲動著他兒時走不盡的海岸線的無垠鄉愁，他宛如一滴水終於流入了大海。他似是一位行吟詩人，單純地在畫面上吟唱生命之歌。再到民國 104 年的〈板塊位移〉，翻轉前一系列的細細吟詠為激情喝頌，在筆觸或色彩或布局上，更澎湃騷動，就如他的一幅〈沸騰而動人的節奏〉（民國 104 年），畫名已揭示了他內在的獨白與心緒，畫面上如波濤湧動的壓克力彩，自由位移，脹大縮小，波瀾壯闊。每每看似繁華似麗的盛景卻是為哀悼他兒時隨父親捕魚，如今卻已向南移動的海中沙漠，與一片因抽地下水已沈入海底的沙丘。氣候在變遷，人心在物化，地球在斷層，世界在陸沉，人類的生命航道變幻莫測，楊柏林的平面繪畫時而傾訴著他的無言衷

曲，時而把地球的山崩海嘯一股腦拋擲在畫面，一如他所宣告的〈堅嬰出草〉。楊柏林湧自內心的直覺，縱情塗刷，筆觸交織著生命的律動，色彩自由流淌，畫面充滿各種未知的可能性，開展出一個自我神祕不可測的宇宙，蕩漾著生命的火花。一種自發性的直覺，其實詭譎地潛藏於他內心，圖形在他的記憶庫裡，總是瞬間統合，有時進放在雕塑，有時在平面繪畫，那種不受壓抑、框限的感覺不斷滋長，衍生為創作的驅力。

不過，楊柏林內在一一直有個呼喚，就是不要忘記〈你是誰〉（民國 99 年），當一捆素樸的竹掃把與紅綠相間的塑膠掃把，變成裝置藝術，分立兩端又合而為一，分分合合之際，訴說著什麼？當臺北當代藝術館的廣場上空，漂升一座巨大的黑色島嶼軟雕塑，臺灣有如一座浮島浮立起來，你的文化認同在哪裡？你的身份認同是什麼？生於斯，長於斯的楊柏林，把他對臺



▲ 楊柏林的材質多元，以雷射切割鋁合金材質，再一片片拼組成波浪般旋轉的有機造型雕塑。

灣這片土地的深情，在「我在這裡—楊柏林個展」裡，提出許多問題意識，當代藝術的魅力，就是一個充滿辨證空間的藝術。

脫韁的野馬，與自然同頻共振

近年楊柏林先後展出的平面繪畫與雕塑新系，預示著他創作的新氣象與獨特的風韻。創作若是一位情人，楊柏林是忠貞不二的，藝術是他永遠的冒險，不馴的情人，以一位只有國小畢業的文憑，卻熱衷於文學，寫詩、寫散文、又創作藝術，闖蕩出自己的一片天，若非才華穎異，無以致之。而他的繪畫或雕塑都已透顯出他喜歡「渾然天成的魔力」，一種來自山川自然同頻共振的磁波律動感。

如今，楊柏林已獲得盛名，卻也同時無法釋懷他疏於為人夫，當人父的角色，也許疏離才是他創作的動力，只是許多情感都已錯過，榮耀與孤獨總是相生相隨。楊柏林與結婚了 35 年的妻子，離婚 5 年後，這匹揚蹄脫韁的野馬不離初心，甘願停止奔騰，回歸巢穴與髮妻再續前緣，今生再度成全的宿世之愛，或許是值得他此生細細雕琢的美麗雕塑。

楊柏林的創作生命，一如他的雕塑〈生命〉，宛如一顆渾圓的種子，在蒼穹下自我孵化，任憑淒風若雨鞭笞，仍是一生二、二生三，衍生多元材質的全方位創作，〈生命〉有機造型的圓，也如陰陽兩個正

負方向的歸零，就如他說的：「我相信我有一個分身，他一直在看反方向，真實的我是影子的救贖，而影子的另一面是我更遼闊的世界。」真實的我與影子的分身，相互追逐，陰陽相生，循環不息，終究同框為圓。

曾經追夢的青澀少年，歷經悲歡離合，行到 65 歲的楊柏林，已為自己演繹出一頁傳奇，但是一切並不順理成章，他慨嘆：「我的命運給我很多難關，才能成就我的傳奇。」他在森林家屋的靈魂庇護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聆聽天籟，引導直覺，以想像、跳躍的詩心及敏銳的洞察力，在藝術上踽踽獨行，卻又不吝於給予，與人分享他與每棵植物、每個物件的親密關係。他說：「大自然是我的真正導師，我是空氣與它們活在一起。」又說：「我在森林裡創造我的空間，建立一個星球。」的確，他創造了一件藝術，按照自己排列組合的密碼，對應宇宙呼吸節奏的空間裝置藝術。一件作品，不只是一座美術館，更是一座蘊含他個人的生命哲學與美學的生活美術館。他宛如一位「渡者」，佈施善與美，渡人間的種種美好。

參考書目

1. 楊柏林，是時候了，大塊文化，2012 年 12 月
2. 楊柏林，蕨知，湖上，2017 年